

长篇小说

陈峰 著

# 高层会议

会场如战场 攻伐有方可制胜  
开会似下棋 进退有道方破局



看书扫这里

和阅读方式：

编辑短信 搜高层会议 发送至10658080

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# 高层会议

陈峰 著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层会议/陈峰著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307-14492-7

I.高… II.陈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34911 号

责任编辑:张福臣

---

出版发行: **武汉大学出版社**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whu.edu.cn)

印刷: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×1000 1/16 印张: 17.5 字数: 246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4492-7 定价: 3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我社的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

## 第一章 山雨欲来 /1

王副部长将烟头拧灭，咳嗽一声，他的表情严肃而沉重，说出来的话，就像千钧重锤，击打着每个人的耳膜，震得谢帆忘记病痛，聚精会神地倾听着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字。

北洲市最大的国有企业，领海集团总裁郭耀先已被北洲市纪委双规调查。

上周五，郭耀先还出面接待兄弟城市的商业考察团，在会上“传经布道”；十天前，他刚接受市电视台的专访，对着镜头侃侃而谈；半个月前，他还连任市工商联主席，据说将被推选为下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；风头之劲，根本没有一点要出事的迹象。可随着王副部长的一锤定音，谁都知道，掌舵领海集团六年之久的郭耀先时代已然落幕。像郭耀先这种级别，尤其是对企业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干部，纪委一般不会轻易动，但只要出手，肯定相当有把握。

会上的气氛极为沉闷，在座的高层们脸上仿佛戴着面具，任由心中波涛汹涌，脸上却木无表情，只有王副部长低沉的声音在室内回荡。



## 第二章 任命在即 /21

总裁碰头会是领海集团大大小小会议中的金字塔尖。虽然按集团的管理规定，重大事务必须经范围更广的班子会议通过，但最高领导之间达成的协议，敲定下来的事宜，到班子会议上就只是走个过场，一是没有其他力量能动摇，二是不会有人蠢到和大佬们对着干。而且这会议范围小，参与人少，召开方便，名义上是碰头会，内里含金量却更高。只是在郭耀先最风光的时代，只有甘霖偶尔和他争锋，邓汉文以妥协让步为主，领海集团基本是他的一言堂，此类会议对他来说，可有可无，除了一些形式上必须知会或商量的之外，已很少召开。

目前集团总裁只有两人，但甘霖却通知谢帆参加。等秘书端上茶水后，甘霖开门见山，“邓总，上周五的会议上，通过了更新设备的决议。这项目投入大，对集团的发展有重大意义，必须重视，得成立个专职小组，处理这个事情。”

## 第三章 位置博弈 /39

领海集团要贷款更新生产设备，由市政府给他担保。”陈妙琪说，“金额不小，八千万。”

沈惠琴的眼睛突地睁开，看了眼车顶，随即闭上，淡淡说：“领海是大国企，扶持他们发展是应该的。”

“由政府来给企业担保，这种事很少见。”陈妙琪卖弄起小聪明，“有人说是甘霖找了尹市长，才能特事特办。”

## 第四章 评审风波 /52

温华通死了！

他房子刚搬没多久，是去年落成的小区，家在二十二楼，有电梯可搭乘，可他却走楼梯，走到十七楼时摔下，一命呜呼。经法医调查，确认他喝了不少酒。说不清是酒后失足还是靠酒精给他自杀的勇气，从他有电梯不坐，偏偏要走楼梯的细节来看，大部分人都认定他是承受不住心理压力，因而畏罪自杀。公司上下的传言顿如热锅里的开水，在临界点上徘徊良久，爆发时滚滚沸腾，一致指向他是郭耀先的同党，两人狼狈为奸，合伙从公司捞取巨额钱财，是不折不扣的大硕鼠，数目从几百万、几千万到几个亿都有，而领海的现任领导层都已接受调查组问话，估计还有人得落马。

## 第五章 招标战争 /73

足足半小时后，才有信息进来，邓汉文迫不及待地打开，屏幕显示：那我待会儿过去。简单的七个字，却让邓汉文长松一口气，吊在半空中的心回落到原处，心情放松下来。他让服务员过来，简单地点了四菜一汤配饭，填饱肚子后，又点了一泡最顶级的大红袍，边看电视边等待。等人令很多人深恶痛绝，但有时不但必须做，还要做得好、做得巧，只因值得等的人，往往有特殊的地位，拥有特殊的资源，能发挥特殊的价值。为晚上的会面，邓汉文是做足充分准备，公文包中放着精心挑选的礼物，一支价值一万六的万宝龙全球限量版钢笔。在官场商界纵横多年，对送礼的学问，邓汉文了然于胸，

他喜欢送一些有实用价值,能体现使用者品味,适合收藏,身价不菲的奢侈品。比如万宝龙的钢笔,比如路易威登的皮包,比如爱马仕的丝巾,送的人体面,收的人也称心。

## 第六章 公关使命 /92

这笔天文数字般的债务,就是勒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。甘霖拼了命想办法,只有从领海搞到这笔钱,而更换机器设备,从货款中下手成为短时间内能还上钱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。而要过的第一关,必须先搬掉郭耀先这拦路石。

甘霖断定在建领海大厦过程中,郭耀先从中捞的油水只多不少,坐在那个位置,面对送上门来,唾手可得的巨额收益,没多少人能心如止水,不沾半点油荤。能做到如此境界的是圣人,翻遍中国历史,英雄豪杰无数,被冠以“圣”字称谓的屈指可数。郭耀先是那样的人么?答案明摆着,他只是个在滚滚红尘中翻腾,有贪欲、有色心的俗人。

可明知郭耀先捞着钱,要扳倒他并不容易,胃口越大,越有本事捞钱的人,在背后支撑的那股力量越大。他捞一千万,肯定不是全进口袋,至少得送出几百万去反哺支持他的人,只有把这张网结实了,他才能肆无忌惮。贪官从来不是孤立的,犹如老树盘根,支脉错综复杂,抓一个贪官,牵连出的必是一串贪官,无数的事实已证明这是一条铁律。

## 第七章 视察疑云 /112

自从设备招标会结束后，邓汉文如同挨了记重重的闷棍，缓不过气来，人变得低调，对工作上的事不再拿签字主意，全部推到甘霖那边，文件上写得最多的几个字是“请甘总批复”，很多人找他谈事，他的态度也总是不置可否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他就不拿主意，该他拍板的也不拍，仿佛回到郭耀先时代，他是规规矩矩，不越雷池半步的二把手。没多久，公司的员工就在说他已失去斗志，不再是甘霖的对手，再无竞争力，原先支持他的人员，纷纷转态到甘霖那边，在邓汉文的刻意退避下，甘霖声势如日中天，班子会议尽在掌控，只等市委的任命下来，他就是名副其实的领海集团一把手，而在很多人眼中，属于瓜熟蒂落，早晚的事。

## 第八章 隐秘对手 /127

谢帆没再说什么，谢国栋把杯里的水喝完，叮嘱说：“对了，你和国资办的乔稳还有联系吧，这条线不能断，他是沈惠琴信任的人，据可靠消息，很快会有重任给他，你和他搞好关系，以后还有机会接触到沈惠琴，是难得的机会。”

谢国栋不说，谢帆也会尽力和乔稳搞好关系，一是两人脾气相投，都属于沉稳内敛；二是在谈论问题的观点上，谢帆和他经常不谋而合，有知己之感；三是他相信乔稳不是池塘里游弋的小鱼，以他的能力、见识还有背景，迟早会鲤鱼跃龙门。攀不上沈惠琴、尹成易这两位大佬，比不上邓汉文和甘霖，但自己还年轻，不急着争在一时。想在国企做到高位，没有来自政坛强



大的支持力量将非常困难，这也是谢帆最缺乏的资源，而乔稳很可能会扮演伯乐的角色。

## 第九章 局势引爆 /146

一封由两千三百四十六名领海集团工人和员工联署签名的信件，如同美军投向广岛和长崎的核弹，将考评的形势彻底引爆。

这封信件先是由工会主席何士强代表员工递交给考评小组，然后工业城所有的布告栏都贴上影印件，毫无遗漏，不到十分钟，领海的每个员工都看到了这封惊人信件的内容，字数不多，可意思表达得很明确，坚决反对甘霖担任总裁，列出来的理由条理分明，例如他不具备领导能力，代理总裁半年来业绩下滑，花大价钱购买的设备出现问题，不关心员工的基本待遇，甚至还列举出他开销巨大，条条言之凿凿。下面密密麻麻的签名，就像一张蜘蛛网，从四面八方紧紧将甘霖围住，逼得他在墙角处动弹不得。

## 第十章 奋力一搏 /160

沈惠琴对自己的态度，甘霖一清二楚。一个处级干部的考评，哪用得着组织部长出马？换成组织部其他人，就算是副部长，都不敢不给尹成易面子，只有同为常委的欧阳毅，尹成易才无法施加影响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打从考评开始，沈惠琴就是没打算让甘霖当总裁。虽然在通过匿名信的运作，邓汉文被逼退出，没有了竞争对手，按理说煮熟的鸭子飞不掉，可如果市委书记和组织部

长定下调来要搞掉自己，甘霖一颗心无论如何也放不下来，在政坛混过，这点敏感性他有的。

## 第十一章 图穷匕见 /182

谢帆分析过合资的前景，领海集团近几年的发展已跟不上市场高速发展，渐入颓势，市场份额不断下跌，只是凭着多年积累的品牌和渠道，才勉强维持住市场地位。在内部管理、员工素质、产品研发、市场建设和营销推广上，领海集团和一流企业的差距越来越大，就像一头大笨象，外表看似强悍无比，实则内里百病缠身，因为体型巨大，病灶又是多年累积，一般的小手术无法根治，经过伤筋动骨的彻底治疗，才有病愈的可能。而这需要外力的干预，只靠本身的调整，那是苟延残喘，渐渐走向日暮西山，多少叱咤风云的大品牌，就是没掌握住变革的时机，风光数年后，最终被掌声和鲜花所埋葬。

## 第十二章 明日风云 /205

尹成易的离开，震动着北洲政坛。从基层发迹，一步步走上市长高位，纵横北洲十多年，他的影响力，已渗透到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，如今他终于要挥手告别这座城市，有人弹冠相庆，有人惊慌失措，被这股冲击波波及的人，太多太多。

首当其冲的，当然是和他关系最紧密的人，比如甘霖。尹成易是他费尽心血才攀附上大树，一个大挪位，甘霖感觉自己的根基被抽空，飘飘荡荡浮

在半空中，不知要从何处落地。最要命的是，很多人之所以向自己靠拢，是因为后台有尹成易撑着，可遮风挡雨，如今树一倒，猢猻自然四散。而乔稳和谢帆将没了顾忌，自己再没实力和他们抗衡。

### 第十三章 尘埃落定 /232

甘霖被带走后，林庆怀便跑了，对这两个高层的变故，经历了太多变故的领海集团竟显得非常平静。在大多数人看来，甘霖被抓是早晚的，属于意料之中，像是一部充满铺垫的电视剧，不管中间的口水剧情有多长，终归要走到必然的结尾，没有意外，观众坦然接受。由于甘霖只是接受调查，停了工作，副总裁的位子暂时保留；而失踪的林庆怀则按开除处理，总助一职经谢帆强烈提议，王明华爽快地同意由行政部经理黄骅接任，黄骅一下子从三级部门的经理跃进管理层，提拔速度犹如火箭蹿升，对谢帆是感激涕零，一再表达忠心，颇有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之态。

## 第一章 山雨欲来

半夜醒来，谢帆发觉自己病了。

这几年气候越来越不正常，全球气温都上升，“厄尔尼诺”肆虐，专家们给出的一个个缘由，前两天已到“霜降”的节气，本是冬天来临的时节，可北洲市的气温还在三十摄氏度徘徊，大街上个个短衣短裤，夏天似乎没个头了，将秋季排挤得无处容身。昨天气象台发了低温天气预警，可今天的气温依旧还是二十七摄氏度，怪不得民间有句话流传：气象台的预报，信不信由你，准不准由天。

下午有老同学从广州过来，哥儿几个好久没凑在一起，格外兴奋，谈论起象牙塔内那段青葱岁月，仿佛就在昨天，几杯酒一下肚，个个满腔热血，挥斥方遒，指点江山，不知不觉间酒便喝多了。谢帆回到家里，简单洗个澡，往床上一躺便睡了过去，等他被窗口呼呼涌入的寒风吹醒时，身体已是一阵阵发冷，脑袋沉得像坨铅，喉咙如火烧般疼痛。

看来天气预报还是准的，就是慢了一天，谢帆勉强支起身来，把窗户关上，倒了满满一大杯水喝下，将整个人埋在被窝里想捂捂汗，可症状却越来越严重，毫无半点减轻的迹象。他身体向来很好，一年到头没几次头疼脑热的，但只要一病就如山倒，烦人得很。迷迷糊糊地撑到闹钟响起，他只觉额头发热，头痛欲裂，浑身无力，看来感冒找上门来了。

又躺了半个小时，谢帆估计今天的状态没法再上班，便拿起床头的手机，给总裁郭耀先和人力资源总监何士强发短信请病假。很快有系统信息回复，提示郭耀先手机关机，信息无法送达。这倒是意外，按领海集团要求，所有中高层管理人员必须保持二十四小时开手机，是郭耀先上任后定下的规矩，他是身体力行，几年来谢帆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关机的情况。只是此时身体实在难受，他没力气多想，又昏昏沉沉地躺了下去。

过了几分钟，手机响了，谢帆看了一眼屏幕，是集团副总裁邓汉文的来电，他不能不接。邓汉文的语气有点生硬，要按照以往，都是亲切地称他小谢，但今儿却只简单地说：“谢助，生病了？”

虽然在病中，但谢帆心细如发，留意到这细节，忙说：“感冒了，低烧，待会儿去医院看看。”

邓汉文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：“九点半公司要开紧急会议，所有高层必须参加，不得缺席。你坚持一下，赶紧过来，开完会再去医院也不迟。”

谢帆的脑袋还没被烧糊涂，心知有特殊情况发生，挂了电话撑起身体换衣服，又喝了两大杯水，洗了把冷水脸，渐渐让自己的脑力运转恢复过来，同时一股疑惑在心中升起，重要会议肯定得提前通知，可周五下班时还无声无息，而且高级别的会议向来由自己主管的总裁办公室负责组织，现在自己却被蒙在鼓里，到底是什么会议如此紧急而神秘？

拿起手机时，一个念头猛地在他心头闪过——郭耀先破天荒地关机，难道……

想起这里，谢帆再也不敢耽搁，拿了件大衣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就冲下楼，他全身发软，没力气开车，便拦了辆的士，多给了师傅点钱，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开车。等他赶到公司会议室时，正好九点二十六分，财务总监温华通、生产总监徐明德、媒介总监刘长川、项目总监邱辉彦、采购总监林庆怀、人资总监何士强依次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只是正中那靠背椅上正抽着烟却不是郭耀先，而是主管工商的副市长李元茂，旁边是市委组织部王副部长，集团两位副总裁邓汉文和甘霖分伴左右。

看到病恹恹的谢帆进来，邓汉文示意他坐下，抬手看看表，低声对李

元茂和王副部长说了几句，两人点点头，邓汉文清清嗓子，宣布会议开始，由王副部长讲话。

王副部长将烟头拧灭，咳嗽一声，他的表情严肃而沉重，说出来的话，就像千钧重锤，击打着每个人的耳膜，震得谢帆忘记病痛，聚精会神地倾听着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字。

北洲市最大的国有企业，领海集团总裁郭耀先已被北洲市纪委双规调查。

上周五，郭耀先还出面接待兄弟城市的商业考察团，在会上“传经布道”；十天前，他刚接受市电视台的专访，对着镜头侃侃而谈；半个月前，他还连任市工商联主席，据说将被推选为下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；风头之劲，根本没有一点要出事的迹象。可随着王副部长的一锤定音，谁都知道，掌舵领海集团六年之久的郭耀先时代已然落幕。像郭耀先这种级别，尤其是对企业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干部，纪委一般不会轻易动，但只要出手，肯定相当有把握。

会上的气氛极为沉闷，在座的高层们脸上仿佛戴着面具，任由心中波涛汹涌，脸上却木无表情，只有王副部长低沉的声音在室内回荡。

一把手落马，自然有人惶恐和害怕，但更有人欢喜，有人期待，这是职场常态。权力大洗牌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把握不住机会，在洗牌过程中不能获得利益，甚至还被淘汰。所有人都已经迅速调整思路，注意力集中为一个焦点：谁来接任？

谢帆的视线转动，暗自注视着两位副总，他想捕捉点蛛丝马迹。邓汉文紧抿着嘴唇，神情专注，手指无声地在桌面上轻扣着，他在集团十一年，辅佐过三任老总，做了七年副总，资历比郭耀先还长，在现任高层中无人可比，在集团排名中，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而甘霖则靠在椅背，神色从容，显得胸有成竹，嘴角甚至带着些许若隐若现的笑意，眼神灼得发亮。谢帆甚至觉得，他是全场最轻松的，或许还是唯一知道内情的人。

王副部长端起杯子，慢慢地喝了口茶，将杯子放回桌面的刹那，他一字一顿，“在郭耀先同志接受调查期间，为确保领海集团的正常运作，经

市委研究，决定由甘霖同志暂时代理总裁职务，负责领海集团的管理工作。”

所有人的表情立刻起了变化，邓汉文的眉头不自觉地向中间一拧，随即松开，眼光有些失落，像是望着远方，但显得有些空洞。甘霖一副平和的样子，似乎早就知道果实唾手可得，收获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其他人更多的是迟疑。的确，如果要在集团内部提拔，那邓汉文无疑是最有资格的人选，他几乎主管过集团所有部门，对方方面面了如指掌，劳苦功高，深孚众望。甘霖虽然和他平级，但他还是年轻了点，只有三十五岁，而且是个“空降兵”，来公司一年，也没什么突出的业绩，论资历、功劳、声望，两人根本不在一条水平线上。不过，在场的人也都清楚，甘霖有一点优势是邓汉文无论如何赶不上、比不了的，那就是他的背景。

这一点优势，就有着决定性的力量。谢帆发自心底地暗叹一声，禁不住打个冷战，刚刚隐去的头痛又发作起来。他想用手去捂额头，揉捏两下太阳穴，可他知道，这时做任何动作，都可能被解读为其他含义，于是只能强忍着，用力拉了拉衣服，强自打起精神。

王副部长讲完时，邓汉文已显得若无其事，又请李副市长做指示。李元茂先是表达市委、市政府对领海集团的关心，继而肯定甘霖的能力，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受郭耀先案的影响，配合好甘霖的工作，使领海取得更大的成绩。说到最后，他转向甘霖说：“甘总，和大家说几句。”

甘霖坐直身体，先用目光环视会场，有点睥睨四方的味道，随后中气十足地开口说：“感谢市委对我的信任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做好工作，让领海集团的发展迈上新台阶，不辜负市委、市政府的重托，对得起一万两千名领海员工的期望。”

这是典型的甘霖风格，要换邓汉文来讲，他不会忘记加上“在座各位同事的精诚协作，共同努力”这句话。参加会议的全是集团位高权重的精英人物，没有这帮人的支持，你能在领海这艘庞大的巨舰上玩出朵花来？不管私下怎么斗得你死我活，但在正式场合，该给的面子、该表的态度、该玩的谦恭，邓汉文向来面面俱到，滴水不漏。但甘霖不管这些，或许是背后的靠山太过强大，他从来都是锋芒毕露，盛气凌人，郭耀先在位时，

也以强势著称，两人经常针尖对麦芒，会上拍桌子的事常有，只是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仗着多年的经营和正职的先天优势，郭耀先还是能压制住他，只是没想到笑到最后的，始终还是甘霖。

手机在口袋里嗡嗡震动了一下，谢帆打开一看，是媒介总监刘长川发来的信息，只有四个字：暂时代理。

谢帆抬起眼帘，看看会议桌对面若无其事的刘长川。是的，毕竟只是代总裁，性质上属于过渡，虽然甘霖领先一着，但只要一天没有正式任命，这盘棋还有的是变数。平静很久的领海集团高层，即将迎来的，恐怕是一场暴风雨的洗礼。

回到办公室，谢帆倒杯水，吃了两颗速效感冒药，头部的痛楚总算减退许多，就是感觉精疲力竭。这病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偏偏在最敏感的时候来了个如山倒。郭耀先倒台，甘霖上位，刚刚变天，正是谣言满天飞，个个睁大着眼睛，等着重新站队，哪个中高层领导请病假休息，不管真病假病，供人联想、传闻的空间那可就大了。既可以说是对新领导不满，故意软抵抗，也可以说是心虚有鬼，怕受到郭耀先的牵连急出病来，不管传哪种，总之不会有好话，只有被动。再加上身为郭耀先的助理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他谢帆也被双规协查，那可真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。自古以来，这种事情最令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是真相，而是想象。

想想也真是可悲，职场中人连生病请假的权力都没有，不等谢帆感慨完，门被推开，甘霖出现在门口，开口就问：“病了？”

谢帆条件反射地站起身，哑着嗓子说：“感冒了，有点发烧。”

甘霖扬扬手，示意他坐下，一边说：“让行政部安排司机送你去医院看看，开点药或者打个点滴才好得快。”

谢帆指指桌上的药片，“不麻烦，刚服过药，感觉好多了。而且我最不喜欢去医院，总感觉去那没病也能查出病来。”

“我来接手，一大堆工作等着，看着头疼，你可不能在关键时刻倒下，千万保重身体。”甘霖开始转入正题，意味深长地说，“真想不到老郭会出这事。”





谢帆沉重地点点头，他清楚甘霖不是来发表评论，自己没必要急着表态，急于见风转舵，落井下石，反而落了下乘。只听甘霖接着说：“总裁助理是智囊，兼管着总裁办行政部，是公司的大内总管，你又是公认的笔杆子、大才子，对上上下下的情况非常了解，人才难得。”他停一下，毫不遮掩地注视着谢帆，加重语气，“我们在工作上的配合很顺畅，我希望以后的合作能更加愉快。”

其实甘霖向来过于傲慢，和谢帆只能算是普通的工作往来，谈不上有多少私交。只是谢帆很注意在高层领导间的平衡，尤其是三位老总，无论对谁，他表面上都保持着工作上的良好配合，一碗水端平，不偏不倚，是典型的不粘锅，谁也说不清他属于哪一派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甘霖上任后第一要拉拢的目标也是他，至少他在班子会议上有一票，而谢帆父亲的影响力，任谁也无法忽视。

虽然心中了如明镜，但对方毕竟是当下领海集团的最高领导人，该给的面子不能不给。谢帆放慢语速，以显得态度庄重，“放心吧，甘总，我一定尽力配合您的工作。”

“那最好。”甘霖神色一松，站起身笑着说，“本来今晚想找你吃个饭，顺便商讨公司未来的发展计划，但看来你没状态，就改天吧，好好休息，有事多联系。”

目送甘霖离开，谢帆闭着眼睛，养了会儿神，刚想开始看文件，“咚咚”两声敲门，邓汉文的秘书林晓君进来，将两盒药放在桌上，“谢助，知道您感冒，邓总让我送点药过来，他上次去日本出差时买的，见效很快。”

“那怎么好意思，谢谢邓总。”从早上开始，奇怪的事就没个停歇，一波一波，如潮涌般扑腾而至。待林晓君走后，谢帆拿着药在手上端详，像拿着块烫手的山芋，摇头苦笑。他给邓汉文发条短信致谢，短短半个小时的会议，让诸多人的角色和心态都发生转变。甘霖会议一结束就来看自己，邓汉文安排秘书送药，这些重视程度不用半小时就会传遍公司，并会添油加醋地在不同人的耳边吹响，给他们留下不同的想法和印象。谢帆只感到脑袋更沉，正在这时，一阵响亮的铃声将谢帆震醒过来，是老妈的电话，